

名家笑侃相声圈

我与恩师 苏文茂

刘俊杰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非外借

名家笑侃相声圈

我与恩师 苏文茂

刘俊杰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恩师苏文茂 / 刘俊杰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5

(名家笑侃相声圈)

ISBN 978-7-201-13353-9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苏文茂-生平事迹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6365 号

我与恩师苏文茂

woyuenshisuwenmao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作稳

装帧设计  明轩文化 王 烨
TEL: 233674746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1
字 数 1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呕心沥血写师情 振聋发聩铸文章

（代序）

这是一部饱含深情、催人泪下，同时又激励人奋进的一部书；没有刻骨铭心的情、大爱之情，难以铸就这部书，这个情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俊杰在写作中途说：“我写不下去了……眼泪止不住……睡不着觉，总是在哭。”我似乎看到：他不是含泪写文字，而是泣血写情。他对师父苏文茂的感情太深了，甚至超过普通儿子对父亲的情。俊杰与我同庚，在近七十之时，不忘师恩，在情的煎熬中，呕心沥血，完成了此部书稿。读这部书，仿佛在倾听他们师徒的故事，他们在一起的经历、从艺的脚步以及师爱徒、徒孝师的情谊……字字撞击着我滚热的胸膛。

我以为，该书的意义有三。

首先，情以孝为根。

何为孝？师父晚年的大事小情总离不开俊杰，俊杰就是他的主心骨和心灵的依靠。在我的记忆中，其师每一次患病、寻医、住院，总离不开他奔波的身影、焦急的面孔。有一次，苏先生住进天津市总医院，我闻讯赶到后，首先看到的是俊杰与夫人贺薇都在跑前忙后地伺候着。当发现刚入院的苏先生未带洗漱用具、脸盆、暖壶等必要用品时，贺薇二话不说，开车出去全部置办齐了；苏先生晚年卧床，他们夫妇三天两头问医送药抚慰师父。凡听说师父略有不

适,俊杰宁可推掉高酬演出也一定守护在师父身边。最终“死神”没有怜悯这对师徒——“我师父走了……”他痛不欲生地张罗师父的后事,累了,顶不住了……不知往嘴里扔进多少次“速效救心丸”。师父的后事在他的操持下,办得庄严、圆满、隆重。人人都夸苏先生有一个好徒弟,可他并未停歇自己的脚步,继续照顾、孝顺着自己的师娘,直到为师娘送终。

孝是情的本质,是俊杰素质、修养及为人为艺的体现。他不仅孝顺师父,也尊重业内所有的老先生。无论是谁遇到困难、谁的从艺庆典、为哪位主持收徒,他都尽心尽力协助,从不讲条件和回报。这在业内是有口皆碑的。

其次,艺以情为本。

俊杰在该书中描述了师父授艺中种种感人至深的故事,但我最欣赏的是,他不仅仅将重点落在故事本身,更是将师父的心血、嘱托、希望化作了落实师父殷殷教导的行动:他创作的《话说天津卫》《点子公司》《论酒》以及为其师创作并由其师上演的《圆梦》《闭月羞花》等作品,成为业内争相上演的经典之作;在天津相声人中,他首先闯入央视春晚,他创作的《找毛病》于1995年与赵炎在央视春晚亮相,颇受好评;继而他又创作了与唐杰忠合作的《谁有毛病》,登上1996年央视春晚;他创作的《戏迷》,继续与唐杰忠合作,在2001年央视春晚与广大观众见面。

人们羡慕他的才思泉涌,2006年他出版了《刘俊杰相声文集》,将一百余段相声、小品、电视剧本汇集成册。业内有句话:“火一时易,长期火难。”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创作能力不可能永远处于高潮,可俊杰的创作似乎永远没有低潮。2009年的《一天零一夜》和近年创作的《天津话》《躲不开》《证明的证明》等每一段都堪称精品。

为什么他能有如此的创作热情和才华呢？本书给出了答案：师父的话时刻响在他的耳畔——“合格的相声演员不仅要会演，还必须能搞创作……”

这是激励、是动力，是其呕心沥血的重要力量来源，从其完成的这部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文笔流畅、诙谐幽默，既环环相扣、摄人心魄，又能独立成章成为相声表演小段。书依情生，艺以情为本，看过《我与恩师苏文茂》一书，也使我回想起苏先生曾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欣慰是有个好徒弟刘俊杰。”所以我说这部书也可被称为“苏文茂与爱徒刘俊杰”！

最后，情以德为魂。

一位艺术家的艺术能否勇攀高峰，是与其修养、素质、境界、品德密切相关的。在人品和艺德上，俊杰也没有辜负其师的希望。记得2009年天津市文联承办《首届全国相声新作品大赛》，俊杰创作的《一天零一夜》获得业内外一致好评，在评委评选中，一等奖应该非他莫属。但担任评委会主任的苏文茂要求“暂停评选”，然后他与俊杰谈话：“我是评委会主任，你是我徒弟，咱在全国相声界面前要有风格和姿态……”俊杰马上说：“我明白了师父，一等奖咱给别人。”在大名大利面前，俊杰毫无怨言，而且认为师父对他的严格要求有利于他的进步！这就是一个人的品德。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北方曲艺学校任教时，两次让职称。鉴于他在北方曲校的业绩、能力、贡献，校领导拟让他晋升一级职称。当他听说有一位教师面临退休，如失去此次机会，将终身与一级职称无缘时，便找到领导说：“把这个指标给即将退休的老师吧！我明年还有机会。”第二年职称评定时，上下呼声应给他晋升，可是他又找到领导，提出：“别给我评，还有一位比我资格老的教师，给

他吧！”这两次让职称,使许多人都认为他傻,因为谁都知道每到职称评定时,都是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白热化”的时刻,可他却将到手的利益拱手相让,这不但使他当时的收入受损失,连退休后的工资基数都受影响。可是他做得心甘情愿,毫不后悔。

有这样的品德,其艺术创作一定会有品位。有这样的弟子,苏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够欣慰。有这样的人,奉献给读者这样一部书,我坚信一定能够受到您的欢迎!

是为序。

孙福海

丁酉年末

目录

一、“我这模样儿的就更不能收啦”	1
二、伴宴	4
三、借光道劳驾	7
四、我为师父写单口	9
五、苏二小	20
六、五斤活鲫鱼	22
七、师父请我吃西餐	25
八、《芝麻香油》《双拜堂》	28
九、打呼噜	45
十、人参酒	47
十一、黄鼠狼子吃夜宵	49
十二、昨天看了一个电影	55
十三、“咱这行拜把兄弟也不是他兴的”	58
十四、师父给我过臭活	60
十五、“这个新娘你们得叫奶奶”	68
十六、我跟师父开过一个玩笑	70
十七、“后来说相声的就都要了饭啦”	73
十八、“我要不顶瓜我早去啦”	78
十九、“他还真听明白啦”	80

二十、“我给他打饭啦”	82
二十一、“你这双鞋是礼服呢的吗”	84
二十二、“你也别太大意喽”	86
二十三、“刘宝瑞教我抽大烟”	87
二十四、同花顺	89
二十五、醉酒直播间	91
二十六、我给师父量《汾河湾》	93
二十七、现挂 模特 魔术	98
二十八、“这杯归您啦”	105
二十九、饺子皮儿	109
三十、“我还有母爱”	112
三十一、“我不能跟鬼一块住”	114
三十二、“不孝的徒弟苏文茂看您来啦”	120
三十三、《串调沙家浜》	126
三十四、《一天零一夜》	130
三十五、“许您拿玉子就许人家弹吉他”	133
三十六、说相声要有底线	137
三十七、“您岁数最大”	140
三十八、“你们俩要疯”	145
三十九、追着徒弟过活	148
四十、“我找苏文茂的侯老师”	150
四十一、“我先练练搓儿”	152
四十二、刷澡盆	154
四十三、师父叫我演相声	156
四十四、武艳芳的遗物	158

四十五、师父不刷碗	161
四十六、师父是大厨	162
四十七、“别拿自己当嘛”	164
四十八、“要做学者型的相声演员”	166
四十九、灵前砸斜挂	169
五十、“把镯子卖了就不用剃菜啦”	172
五十一、“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174
五十二、“这小子是个角儿苗子”	177
附录：刘俊杰部分相声作品	179
后记	256

一、“我这模样儿的就更不能收啦”

我师父家住世界里，说是世界里，其实世界并不大，里面是个胡同。胡同的东边是成都道，西边是重庆道。

有一天，我和师父骑着自行车回世界里，师父骑着他那辆凤头坤车，那年月，这大概是他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了。凤头车是墨绿色的，很漂亮，很可能是我已故的师娘武艳芳的遗物，我没问过师父。师父总是骑着它出出进进的。

师父平时很懒，可这辆车他总是擦得很亮，呵护备至，似乎对这辆车很有感情，这是见物思人？也未可知。

那天，我们爷俩从成都道进的胡同，师父那时还不到五十岁，正当年。可是看上去却有点儿未老先衰，那个特殊时期曾经遭受的打击使他一夜白头，像伍子胥一样，五十来岁的人，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腰弯背驼，俨然就是一位老者。

师父骑车很疯狂，有点飙车的意思，他老人家一直骑在前面。我在后面紧蹬才不至于落在他后面。师父的车拐进了世界里，刚进世界里，师父突然从车上跳下来。回头对我喊：“下车！快下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茫然地下了车。师父用手一指前方：“你瞧，侯先生！”我放眼望去，侯宝林先生和侯耀华正从对面走过来。师父推着车，一溜小跑奔过去，我紧随其后。两位老人走近了，面对面地站着，并没有握手，也没说话，他们微笑着，深情地相互看着。这是他们经历浩劫后，第一次见面。好像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突

然，先生大喊了一声“侯叔”，眼睛里含着泪，沉默了许久，侯先生疾步走到我师父面前紧紧握着我师父的手，大笑着说：“哈哈，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一句笑话，说得我们四个人都笑了。先生苦笑着把我叫到跟前：“叫侯师爷。”他一指耀华：“叫二叔。”我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侯师爷，二叔。”侯先生眨巴着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我第一次见着这么有神的小眼睛，那眼神似有穿透力，使我有些紧张。侯先生看了我师父一眼，疑惑地问我师父：“这是谁呀？”“这是我徒弟，刘俊杰。”先生认真地回答。侯大师点点头说：“行，还没忘了教徒弟，哈哈，你是想东山再起呀！”“您还不是一样嘛，听说，您去找赵佩茹先生啦？”“现在赵佩茹给我量活最合适，可惜，他卧床不起啦。”侯先生摸了摸我的脑袋，看了一眼耀华说：“你瞧，这孩子多漂亮，官面多好啊！”我师父急忙说：“这小子台上好着呐！”那时候的我，很有几分帅气，年轻，风华正茂啊。侯先生点了点头：



师父与侯宝林先生合影

“文茂啊，以后收徒弟，就照着这模样儿的收，你这模样儿的，就别收啦！”师父笑了笑说：“对，我这模样儿的不能收。哎，侯叔，您这模样儿的也不能收吧？”侯先生笑喷啦：“对，我这模样儿的，就更不能收啦！”说着还使了一个怪相。我们四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回荡在世界上。

二、伴宴

我们不在剧场演出，应邀到外边演出叫“走堂会”或者叫“唱堂会”，应的是公司庆典、买卖开业、喜事寿事等等。被约的演员一般都是名角，不光相声，京、评、梆、越，鼓曲、歌舞什么都有，是综合场的演出形式。

有一次，我和师父一起被约到杨柳青演出。是一个私企庆典活动，观众是企业的领导、企业的关系户、企业员工的家属，演出的地方是一个宾馆的大餐厅。我们被安排在餐厅一侧的房间里休息。从北京约来的两位演员是一对夫妻，这两位赫赫有名，蔓儿不小，他们能来演出说明演出的档次不低。

大概下午五点钟，演出开始啦。

第一个节目一开始，酒会就开始啦，台上唱着《今天是个好日子》，台下推杯换盏，孩子在台下又跑又闹，整个演出环境一片乱哄哄。演员们很生气，七嘴八舌地埋怨主办方。我怕师父生气，忙过来给师父倒茶。师父好像知道了我们的心思，十分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伴宴，对演员不够尊重。该怎么演怎么演吧。”说着点着一支烟，脸上有点儿沮丧。京剧蔓儿上场啦，没有鞠躬，冷着脸，对着观众发开了牢骚：“我要是知道伴宴，我就不来了。太不尊重人啦。”说完，放着伴奏带子唱起了“苏三离了洪洞县”。这是很短的一段唱，“当报还”和她鞠躬下台在同一个时间里完成了。不到三分钟，她完活儿啦！师父听着看着，不停地抽烟。我深怕师父抬屁股走掉，没敢

出声。该师父上场啦，我揪着心。他在后台咳嗽了一声，优雅地走上台去。有的观众还真给面子，也许是冲着苏文茂这仨字儿，也许是冲着他一头白发，纷纷鼓起掌来。师父满面春风，低头鞠了一躬，非常认真地说：“学徒苏文茂，上台鞠躬。今天，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师父十分认真地说了一段《圆梦》。台下鼓掌的比先前多了几位，但掌声还是稀稀拉拉的。师父说完一段《圆梦》，我总算是把悬着的心放下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师父走到侧幕又转回身，回到台中央，深深地又鞠一躬：“大家喜欢听，我再说一段。”于是，师父又说了一段，这才很满意地走下台。到了后台，师父喝了一口茶，笑嘻嘻地点着一支烟：“小子，我使得不错吧？”我真不知怎么回答他的话，一时语塞。师父哈哈大笑：“我们在台上常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只要您爱听我们就给您说，一千个人我们认真说，一百个人我们也认真说。哪怕就剩一个人，我们照样卖力气。今天在这儿用上啦。”我指了指台下说：“您看一个个的都快喝醉啦，没人听啊！”“越没人听，越得认真说，我上去，不能说三分钟就下来，我刚才在台上，下面有二十几位听得很认真。不是都醉啦，有明白人。我不能让人家说我苏文茂说三分的相声拿走五千块钱。记住喽，人家花钱是让你演出。你必须诚诚恳恳地给人家说，说白了，人家花钱了。认不认真是你的事，听不听是他的事。像刚才北京的角儿，不认真唱，还在台上跟观众‘犯’，发牢骚，这就不对。你要是洁身自好，保持尊严，你可以把钱退给人家走人。哦！您把钱放兜里，台上犯去。小子，记住这叫没买卖。”师父的话，打动了。老先生们有诚信，有契约精神，这是相声界老先生们的可贵传统。也许这就是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演戏吧，正在沉思的我被师父爽朗的笑声惊醒。“给醉鬼演出都搁不住？这算什么。我小时候在台上使活，人家往我身上

扔过柿子！”他那副表情好像还很得意。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画面，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带着一脸的柿子汤儿在台上说相声。

三、借光道劳驾

“借光道劳驾”是一句天津土语，就是求人家帮忙得说声谢谢，用人家的东西得跟人家打个招呼。这叫“借光道劳驾”，这句话是我师父跟我说的。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脑子特别好，记忆力极强，有点最强大脑的意思。几个人聊天，聊一晚上，第二天我差不多能一字不落地说出昨天谁说的什么。听相声，听一遍，我基本就背下来了。现在不行啦，您问我早晨吃的什么早点，我都得想半天。有一次我在南郊剧场演出《新风尚》，效果非常好，师父也很满意。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个活，使得不错。节目也编得不错，是你创作的？”我挺着胸脯得意地回答：“昨天，我在新中央（剧场）听刘文亨老师演的，这是文亨老师的新作。怎么样，师父，我脑子够好的吧！昨天听的今天就能演。”“脑子是不错，可没有规矩。”我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师父大概看出我一脸的茫然，他把我叫到没人的地方慢条斯理地说起来：“你是我的学生，跟我学相声，你就必须懂得相声的规矩。人家创作的节目，你连声招呼都不打，拿过来就演，这叫‘借光不道劳驾’。你跟文亨师叔要本子啦？”“没有。”“打招呼了？”“没有。”这可不行，咱这行，没有这个规矩。过去讲‘宁赠一锭金，不过一句春’。就是说，宁肯给你钱，也不教给你一段相声。京剧界也有‘宁给一亩地，不说（教）一出戏’的说法。这说明‘活’（节目）的重要，节目比钱更重要。人家的节目，你不打招呼，不跟人家学，抄过来就演，